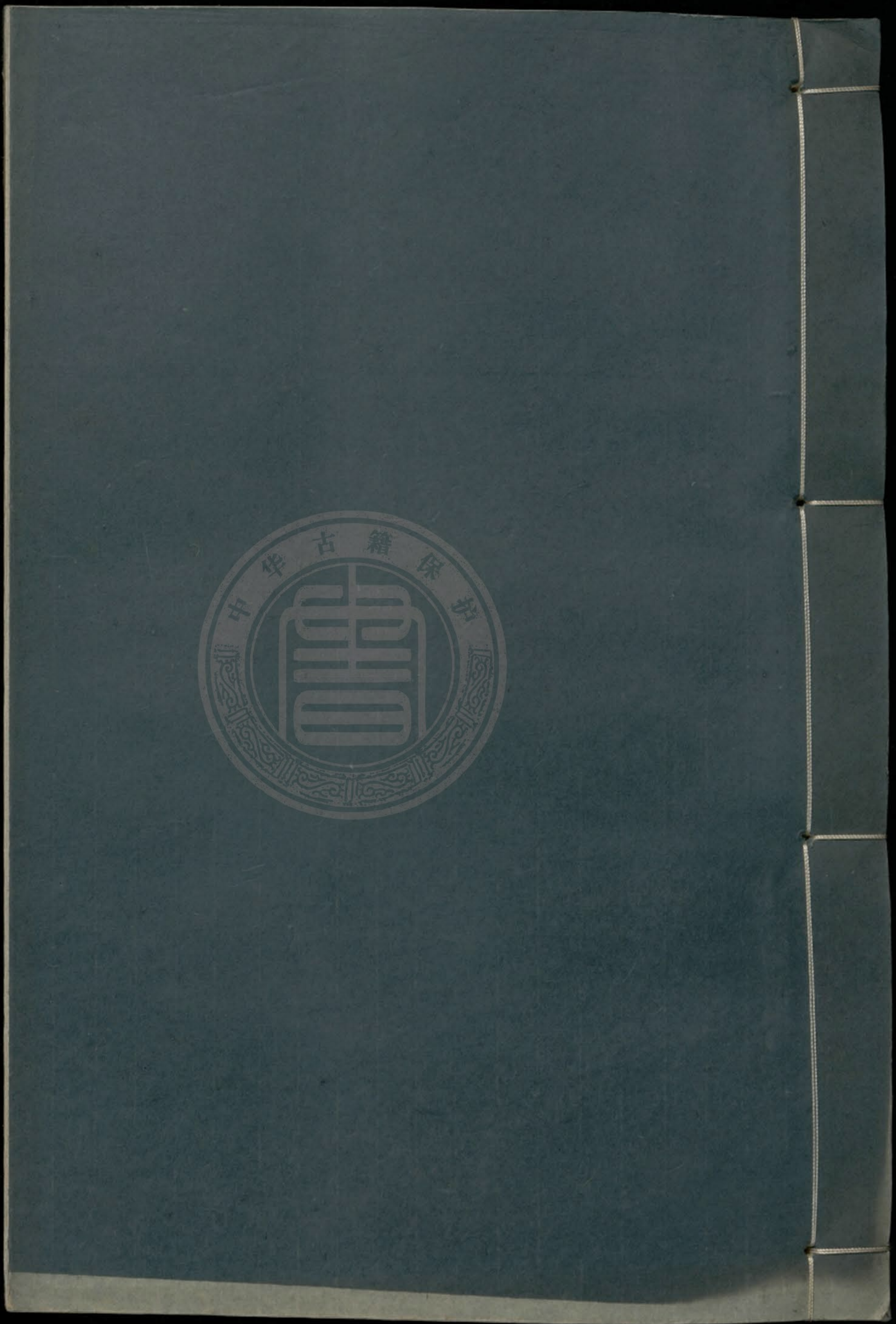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基字02260122号 No.6230





160858

160867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



尺牘

答蓮池師

虞長孺北上師復應供虎溪明月寥寥半歲矣  
省記方知上方捨施顛末及德周打壁事師和  
光憫物至於徒衆亦事包容慈悲法施之式故  
宜若此德周到便當以慈意諭之令其洗心改  
慮以順檀那去留之迹聽之可矣過燈節有事

先人殯所當趨法席不盡

與黃白仲山人

去秋足下臥病僧舍比時方酬應青衿生甚苦  
竟不及一存足下問安否亦不知足下何時渡  
江足下卽能寬我不誅僕之罪可擢髮數哉此  
日湖上行方與金生談之不謂遂晤足下如從  
天降喜不可言恨渡江期迫又不及牽留償此  
夙負耳長卿季孺二書煩足下一爲轉致二月  
之約幸不我虛未間惟加飡自愛



與屠長卿

正月九日某叩首長卿道兄足下謝生回得足  
下報爲慰伯母九十大慶弟尚未及致一觴祝  
殊非通家子侄之誼終期歲內補之但不能必  
何月耳談玄者紛紛甲可乙否迄無定論秦皇  
漢武竭天下以奉之不足徒爲後世笑何況我  
輩請以一丸泥封戶而專意無生之業何如不  
然如謝生之說其作用在一身卽無大效亦無  
大害若黃白女鼎之說爲害甚博拒之可也足

下慧業文人卽不爲神仙不害千古幸不爲此  
輩所惑足下比來生計何狀能經年不出門豈  
真得點化術乎一笑聞將探禹穴遂至天台鴈  
蕩有之乎春寒惟珍重

答盛叔永比部

不知足下至此失於走迎何爲有白粲野珍之  
惠齋中有道人駐錫足下肯饌伊蒲便來聽講  
可乎

與包瑞溪太公

頃步送密藏禪師遂至昭慶訪盛叔永比部既  
歸始聞車從次湖上此中燈節頗佳薄莫得從  
長者一觀亦勝事也敢潔茗椀以待幸無遽

答黃貞甫茂才

元宵後聞足下已就館雷院山居去靈鷲稍近  
於高徒相從者甚便但人境幽絕似不如龍居  
法華間耳稍晴便當命駕山中一親玄論并索  
觀高徒課業但不能定期何日耳密藏上人稱  
近日天人師以初十日至此住五日別去今在

松陵虞山間俟再至卽以聞足下諸面談

與沈壻

正月廿四日眞實居士白賢壻十郎朱良叔先生至館云過嘉興時知賢壻同大姐自白下還愚意欲賢壻遂完監事此歸又多一番往來大伯致賢壻十二月初七日書并朱汝虞吏部書試錄三冊俱到所云寄嚴某書其人有他事不知白下原書已繳還非浮沉也舊歲因無鹿角膠大姐丸藥未合遍從相知求索僅得數兩業

已合就一料尚未丸聞賢壻卽日來此甚喜幸  
與大姐同來使一家骨肉團聚尤爲至願兩兒  
舉業喜俱有進驥兒遂欲度驪駒前此亦賢壻  
所樂聞者僕春來頗有詩興舊冬租雖有逋欠  
一年餽粥或可無缺愚意甚以林壑爲安尊翁  
親家書來勸駕雖親親之情或然但矮人終不  
可起盲人終不可視耳一笑賢夫婦來可便於  
海上或郡城買一香船船直至杭副一家依依  
之情甚渴幸勿緩棹

答周元孚

元孚仁兄足下去歲七月五日處州吏至得足下里中問獻歲廿三日始來索報知足下十一月到任纏綿之意方欲輕舟一訪足下而未及足下出處定作何狀弟青山之人豈敢以隨緣勸足下但審機度變晦以俟時亦救時君子所不廢也幸少安暇而無急可乎齒藥奉去佛書僅得若干種歲前付楞嚴僧印造今着此吏至楞嚴領去尚有續印者弟自檢寄李卓吾先生

何時可來久聞此翁甚願接其議論不知緣在  
何日別諭及弟被斥之故弟何嘗得罪於此公  
或有使之者耳弟已得平等三昧若寃若親俱  
作眷屬想使心用心幸無干涉食芹而甘願獻  
之足下足下以爲何如一笑連日欲作報據案  
卽忘之方出門與王恒叔爲湖上之會書奴道  
及始能記憶捉筆布此十不盡一京口書及詩  
俱領悉春氣方酣惟勉旃眠食自愛

與王恒叔

湖上一晤而別殊不勝情會合之期不知又在  
何年也悵結可言昨歸又遇一故人談叙至夜  
燈下遂不及就小詩容數日內課成托翁生或  
令親家轉寄耳微物各三事遺奴鳳雛惟麾存  
是禱新年拙詩一帖塵覽

與史鶴亭

去冬幸以繆仲淳兄葬事與門下周旋茗上數  
日門下深情朗識稍窺見一班矣敢不佩服某  
懶慢無當爲時所棄顧得從長者遊以自廣亦



何榮如之奉別至今忽忽春仲伏想起居如宜  
爲慰茲白一事故人濮陽貞生廣德州人棄太  
學而從方外遊數年矣茲以某輩策勉有彈冠  
之意欲假州符至南京給引而貧甚無以潤吏  
胥仲淳兄欲因寵靈請之任刺史仰知高誼急  
士憐交或不峻拒且此生名流淹通內外典俊  
爽茂異可必其不負門下齒牙故敢資之數字  
惟門下裁之

答沈晴峯前輩

去歲八月幸承罄款忽忽春半起居缺焉爲罪  
令侄至得領手牘雅意密款溢於毫素感戢不  
可言張生具之英茂士也又得依皈有道受益  
豈有量哉令侄茂才讀禮之暇益破萬卷一鳴  
驚人當遂爲阮家咸矣去秋成一題七義今送  
二帙請正

與廖洛陽

去春承足下遣使問足下起居知道體尚在調  
攝懸念至今仲冬見河南鄉錄內外執事俱無

足下姓名甚疑之如足下無恙才望如此豈能  
不借賢書一日之用耿耿此中如有物在礙不  
得吐安得隨數千里春風一訊縣花乎舍親張  
君名鳳翼以宜陽簿行敬爲布此張君雅流能  
詩昔嘗供奉秘閣僕與沈茂仁太史俱把臂交  
歡以貧故不辭擊柝足下爲鄰邑大吏儻不吝  
噓借造就非淺矣僕賤軀年來甚健間日能步  
至湖上看六橋桃花此近況也餘嗣悉

答周季華

別去爲梅花桃花所役頃復探禹穴而返所負  
老夫人文責俟還橋李償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春至無一日不念足下甚願尋一葉坐足下草  
堂而爲此中桃花牽情未果卽發足下豈忘六  
橋綺麗乎酒資領悉業已忘之而不見忘於足  
下足下卽不忽爲尋常乃不俟古希而早煩使  
者何耶一笑委致意何民部已知路史在橋李  
展祭時當取來求足下改正改正越絕許借錄

何忘之耶弟前月廿四日舉一男十五年無此事甚憐愛之足下能爲賦一詩壓驚否

答屠長卿

李子初以去冬十一月見訪弟時在苕溪有失倒屣此日自白下還始得晤投足下書是八月中所發尚約茱萸節相見今湖上桃花已飛雪矣人生良會豈易得哉今春晴雨合節萊麥皆宜大都可望豐登不徒一人一家之慶聞足下將以此時遊天台鴈蕩有之乎弟甚有此興而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序  
爲此中湖山所留意未得遠跡甚羨足下有此行王恒叔年兄此時政在家亦石梁華頂主人也子初歸布此知何時相見臨書但有悵結

答鄭肖龍同年

昨令君席上得仁丈報弟乘興至此豈不能爲蘭亭一留但晴霽難期同行姜兄復病徒御慘然有羈旅之色弟豈能久淹耶卽刻便西發矣惟仁丈深亮之弟於此中佳勝豈能忘情敬俟秋期以展良晤

答許然明

雙頭蘭花昨成二絕今讀大作如見大巫矣十  
七帖領悉不欲以贖資累足下竟媿此意柰何  
日午赴同年胡運判之期足下明晨湖上一樂  
何如

與王信卿

此日從同年胡轉運飲湖上夜歸忽聞文早渡  
錢塘行何促耶向許徘徊湖上竟違此意不勝  
悵快僕迂腐之談所爲吐露者什未竟一二良

惺惺堂集  
卷之五  
六  
晤未卜何時奈何輕別敬此申意欲暫留行旆  
待一面幸許之

與王叔駿名驥德

初到越中以握手足下爲第一義乃爾差池晚  
得一晤遂別去詎惟僕不能釋然卽姜許二君  
甚依依也陳使君遣存具感其意拙筆不難爲  
役懼不稱耳足下五指端動搖生珠玉豈神理  
欲挫之而借微疴乎一笑然幸自護持陸放翁  
舊志想見甚切足下爲我訪得不敢惜良價惟



弗忘

與鄒爾瞻

足下在留曹鱗羽不絕濶焉至今三易歲矣足  
下高臥既久想見日益異時一出擔荷國家大  
事使弟稱逸民於西湖之上豈不快哉學道如  
涉海轉涉轉深望洋者畏投鞭者肆君子宜何  
處焉春日晤貴鄉王信卿先生邂逅相見甚服  
其穆如之韻於其行敬附一言奉訊山中動履  
臨書不盡欲言

與鄧定字前輩

去冬以友人繆仲淳葬事有事茗溪逼除返武林始知門下發富春數日矣嚮有道門牆謂此番定不相失差池若此悵恨可言東山安石竟不肯爲蒼生一出豈時未可耶抑別有解耶性命之學某不敢謂涉其津涘然有其志終當就門下一相印正但未卜何時耳貴郡王信卿先生自北來以敝同年曾於健一言特叩草堂一飯而別敬附片紙奉訊起居且白去冬失迎之

故諸惟爲道珍護

與沈長孺王季孺

三巳之辰敬潔一觴期從者於湖上修曲水故事惟辱臨之

與胡靈昭時任江西僉憲

去冬一晤而別不知足下以何時抵任竟不及再致款密爲悵然耳入春雨澤稍時甚宜菜麥江南之民少有起色米價減十之三今歲糴粥可無憂矣聞豫章及楚中去歲無秋米價湧貴

足下任一道之寄撫綏安戢大宜加意大計之  
役洛陽任丘復挂吏議不知所坐何事涉世洵  
難哉今溪令赴任三年無一字相及何見忘若  
此一笑堪輿師熊生還便布數字

與徐孺東先生

去冬二訊一附使者一附敝門生胡僉憲并致  
雜物不知俱到不改歲已兩月伏想起居清適  
道業與日俱進深慰遐企仲淳爲卜地事疲甚  
幾欲委此六尺其尊人別駕公及嫡母已葬湖

州獨生母未葬仲淳意如得地海虞尚欲并遷  
父及嫡母此首丘之義未爲不可奈緣未至何  
僕此事尚費經營亦不知何時息肩但不如仲  
淳以身爲殉耳熊丈回附此惟隨時保護是祝

與樂子晉

足下再爽二月初旬之約何見遺若此頃送蘇  
學使遂泛鑑湖探禹穴與姜子幹許然明同行  
亦佳侶也恨不得從足下耳清明酒已熟不難  
日醉足下幸無戀故鄉狎遊徐生爲索質者所

苦惟足下速至勾當之

與姜子幹

早間沈太公行附一紙并金錯如數付恕奴買  
草子不知到否莊奴回得足下數字并石人塢  
茶一斤本山三兩俱到家尚有惠泉詰旦專俟  
品茶耳

又

夜徒步歸得無勞乎今日體中何如旦日能入  
西溪摘茶否乞早過同行

與許然明

夜蹒跚步歸將無疲乎上巳佳辰日況從佳客  
似不可無作幸足下唱之見許印色乞付來役

答許然明

方欲遣肩輿迎足下記到知已出何故冒雨豈  
罪主人先出乎石人塢茶少許領入容卽點試  
之樂子晉以初六日至至與僕及門時合已爲道  
足下渴想三日矣

報盧思仁

去春一晤尚未及申鷄黍之敬竟濶焉至今居  
常與令親姜子幹兄談及甚爲悵結石洞天台  
頗願追隨杖履碌碌未暇終當償之耳朝廷之  
事野人所不當言讀高年文饒比部二疏令人  
意氣勃勃勿謂秦無人也蘇君禹學使不得美  
轉大都吾鄉有爲之市虎者頃送之入越因探  
禹穴而返自是可兒佳冊久留小齋昨郵卒致  
足下問始構思成易水歌一章弟書拙甚當覓  
人代書狗尾續貂勉承尊意耳郵卒索報甚急



敬爲布此佳冊恐其人不善護持留俟面致春  
氣政佳惟加飡自愛易水歌草呈覽

報沈太公

木僮回得太公山中一紙苦緒悲言殊不忍竟  
讀太公年踰古希縱日日尋樂光陰有限柰何  
若此子孫賢愚有無自有大數非人所能爲所  
貴達人任之而已貧乃士之常尤不足置念某  
雖列士流性拙計疎蝸涎有幾不至作粘壁枯  
不勝自幸豈及河潤骨肉耶但不敢無此心耳

世事不易了以不了了之願太公強飯家事但  
付之泰山六十歲人不爲孩幼任其羸縮不亦  
可乎樂子晉已至不日同入山與太公劇談名  
理以消鬱積某腹腸如絃略無紆曲恃愛敢露  
其愚幸勿猜勿罪

答藏師兄

別來幾兩月非酬應則懶散其間功勳惟朋徒  
雅集留連光景耳每憶師兄但深慚媿二月望  
後因送蘇學使入越越中山水甚佳亦多名刹

俱就堙廢衣冠滿城無一人法侶可嘆熊君過  
武林知仲淳卜地尚屬汗漫少休月日以俟良  
緣此長算也頃得一人姓白撫州人吳京兆力  
薦之舊冬還豫章遂與俱出特留以議不佞大  
事越中回始相見其人朴茂不事矜詡指示  
二處似亦有理覆孫熊二君所示合者幾半今  
往茗溪攜李尚未歸惟師兄與仲淳他日共勘  
驗之了然關主塔銘并周母傳物不遷等序卽  
日入山勾當廿三日呈草便待師兄往吳中至

物宜堂集  
錫山而返不但送文卿更有一二弔唁之役須  
此行了之耳今歲八月當爲驥兒畢婚鵠兒所  
聘已失怙恃來歲三月終制亦當議婚更加先  
人窀穸未定了此三事然後可議清涼之行傳  
伯俊南來見就甚佳但得明年至此過夏不佞  
便可同北若今歲至僅可作天台鴈蕩伴侶耳  
幸以此意報之

與達觀老師

去冬十一月十八日見藏師兄於吳興之城山

寺更拜老師遠問并以了然關主東禪法主塔  
銘見托敬聞命矣計別來首尾五年某面目猶  
夫故吾每憶老師殷勤屬望至意未免孤負媿  
不可言兩兒子已長大質俱秀穎但習氣頑逸  
大兒頗知憶老師舉業文字似勝今秋明夏俱  
議畢婚矣完此二婚便能從老師棲止名山究  
竟大事此一二年間賴老師於三寶前祝願令  
某悉遠一切不吉祥事以待住山緣熟耳因曇  
旭禪人知老師已離峩眉趨南嶽敬附一紙奉

訊道履此間清風明月不異何時一鉢惠然渴  
俟之至

與曹林師兄

憶丁亥歲武林盤桓時遂爲夢幻去冬與藏師  
兄相見知師兄得從老師行脚師兄爲法忘軀  
精貫金石故宜獲此良緣日夜望空遙禮願師  
兄早早脫去鶻臭布衫放大毫光出世利生爲  
我輩皈依主努力努力不佞比來惟在昏散門  
中度日了無長進一二年間完二子婚事奮擬

從老師棲止名山咨決大事所望師兄夾持之  
力尤不淺也曇旭禪人行附此惟保護法體以  
懃遠念

與傅伯俊

已丑三月十三日年弟某叩首奉記伯俊年兄  
足下戊子春遠勤使問當卽具報時已安意青  
山矣忽忽至今更無餘念有書可讀有兒可教  
更賴夙因深厚明師善友所在追隨行且傲倪  
三界執鞭法王寧問幻泡功名耶去冬晤藏師

兄聞足下動靜甚悉且云足下念不佞弟切欲引而置之靈巖竹樹間同究大事因同禮曼殊室利於臺山不佞弟卽庸劣勃然有奮飛之想但兩兒漸長將以今歲明夏婚之又先人一丘未決必來秋及辛卯春從足下雲水爲便聞足下且南來就不佞弟敬以先聲通之天台鴈蕩及兩天目山靈矣幸有以慰我師兄見示賢郎所作大書真是英物吾兩豚犬亦不爲劉景升兒古人云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渠儂墮地



榮枯得失便以分定何勞痴老公計之一笑師  
兄云有便信北發敬布此紙惟勉旃眠食以待  
良晤

何民部同年

昨視丈病體大都虛火上騰火降卽安矣弟所  
善方士張君善用救命索其法惟緊繫外腎雖  
垂絕之症可以立甦現有一人症與丈同行此  
法而愈試驗非一特爲送致諸惟努力珍護以  
待平復

報田子藝

春來日日欲拉二三心知從足下一笑品崑之  
下竟以事奪僅餘五六日春耳且欲入山了文  
責柰何嗣此又有吳門之行歸卽約足下出晤  
湖頭劇談數日以酬積濶可也小詞出自足下  
定是當行人語樂子晉自吳中來已數日當與  
渠共讀一過或有可商處當拈出奉歸俚言豈  
宜弁首當跋數語以塞尊意大哥歸幸索越絕  
見示當板行之使天下知有定本何快如之

與沈箕仲

謂足下必過我以故報謁時不待足下一面乃  
竟舍我遠俟秋風期乎選繼一事甚難足下幸  
無草草第且密爲足下訪之還里人事必煩惟  
加護爲祝

與帥謙齋運同

頃上謁未得通比歸始知失迎車從何相左如  
此佳刻展讀一二紙五彩光絢耀几席幾欲屬  
天豈但拜拱璧之惠

與孫世行

前月望後送蘇學使至越僅一探禹穴以事遄  
返不得渡曹娥候足下甚爲悒悒月之初四日  
徐文卿送到鹿角膠八封封一觔准之僅可十  
餘兩又膠嫩滋潤再爲收過僅得五觔零今馳  
使送足下卽日往樵李遂同藏師至吳門送徐  
文卿當與仲淳會弟別仲淳已兩月餘矣地尚  
未定熊君者頗不爲盡力月初已辭歸弟今得  
一白生臨川人吳文臺京兆所薦其人篤實而

術高弟與仲淳大事此番當定矣知足下念仲  
淳真切故具示樂子晉至此僅十餘日相對談  
足下相思甚篤幾欲如痴男子想所驩足下比  
何狀下陳有夢蘭消息否雙耳能洞聽如昔否  
新兒將二月便覺黠慧異常兒愚夫婦珍愛之  
至承足下花鞋之錫度週歲便可與著繞膝行  
矣真龍井雨泉茶一瓶弟婦寄奉嫂氏者乞爲  
轉致良晤未卜何時惟親藥餌加飡自愛文卿  
子晉二牘附函鹿角膠計三封鮒兩俱開封面

紙上

與沈壻

昨昆玉繾綣又聽董生絲竹殊不忍別舟行迅  
速薄莫已返拙園蓬蒿不薙居然張仲蔚也一  
笑奴子無他意已遣思呼之當隨穆還矣朱海  
濱先生乞多致意通家之誼少有獻焉不足當  
翁媪甘脆柰何欲相拒返自錫山便當知聞并  
迎賢夫婦入武林噉楊梅耳

與同年商燕陽

得觀越中山水又得起居老丈生色不可言奉  
擾品嘗俱珍異更厭饒口至今不敢忘向許惠  
筭縣望不至敢索筭養代之令壻遂爲南宮第  
一人想鼎甲報日莫且到敢爲預賀首場三作  
乞索付以爲小兒矜式知卽日傳播海內欲因  
寵靈早得捧誦耳

與顧實甫

晨起放舟恐驚足下睡不敢面別十年睽離僅  
得竟日款洽輒以自尉小詩四絕請教湖上秋

風期幸無我負

與賀一龍民部

雨中過衙齋且感隆款令郎著作新美雅稱千里駒承諭更字舟中爲細思請字之元鬯不知可不拙作三首呈覽甚媿陋拙姑托不朽於諸君子耳弟貧交樂生今住關上有老親甚朴實春初貽之名刺令乞恩免一舟自潤知不吝及烏面時偶忘其事附及

與沈壻



與沙坡  
別後留樵李止一日遂往吳中廿日而還舍弟  
與平湖沈生成隙至於公庭非僕善處幾成大  
禍天下事不可知類如此已踰過望之期專俟  
賢夫婦過郡然後往武林此中有女口附去且  
遊山船待於此數日間望束裝卽至

與周叔宗

佛生日返松陵謂足下尚未發新安之棹竟以  
朔日行勇哉僕此日尚滯樵李晤琴師徐南山  
此君之技想足下素了不煩僕言晤趙明府時

惺雪堂集  
卷之五十五  
曾談及琴理甚有鍾子期之鑑他牘中亦嘗以  
徐舉俟他日進見更煩足下一引之此亦單父  
君子所不宜辭也

與藏師兄

子晉病數日不差旅況良苦急須仲淳起之卽  
日或未能必至借一佛子促之何如方字函經  
奉上

答馬心易

舟中榻謹潔除以俟明日弟有他出恐驚足下

晏起耳瓶酒僅餘其一以助半醉

與沈心唐先生

屏居武林去吳稍遠兼以懶慢坐是聞問缺然  
吾師涵覆可耳頃者出弔無錫往返貴治恐入  
城與衣冠酬應或非薜荔裳所宜以故不敢敬  
俟錦還以慰良晤

與范光甫

白下時一相聞問遂至此日蓋寒暄不憶幾易  
矣門下駐節易州與項庭堅先後迭居令譽必

相當從此建牙開府爛焉竹帛爲梓里光又可  
必也某無似再出再辱只宜藏拙湖山然得馬  
失馬政未卜憂喜所在卽雲霄事業遂欲以白  
雲一片傲之門下亦以爲然不陸兄以几軒太  
史葭葦周旋甚久返自鴨綠談彼中形情頗悉  
虜在吾目中矣茲因北上敬附八行以承動靜  
并爲陸生先諸門者易酒甚佳傾一尊聽陸君  
談此身如在三韓行壘間亦大快事恨無緣佐  
觴咏耳

報于中甫

歲前聞足下持節還計旦莫可得一見且知足  
下向來精進狀自鄙衰劣志與年徂徒以一日  
之長虛負足下北面之意亦甚媿之年荒民饑  
路殣相望重以訛言體尊大人意不出良是吾  
渴欲就足下於茅山業與仲淳兄成約因敝郡  
二三學徒以赴試至此必欲見留一相礪切不  
能遽釋當俟初場後離家忽得足下問啟視深  
情切言淋漓滿紙大以爲慰承五月舉女足下

年近三旬生男亦是要事奈何艱澁若此齒頰  
間毒想遂良已四大非堅眷屬假合種種苦痛  
種種纏縛賢聖不能免但賢聖能於此更加精  
彩耳頃曾于健以莊嚴見戒敢不服膺但以愚  
計之外不足者其內疎也不攻吾內而攻吾外  
豈可謂識病根然愛我至矣身向來幸強健但  
白髮益多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兩兒子頑駭身  
媿義方昨與仲淳議當以累足下易子而教於  
事體甚宜且求師於此時亦無踰於足下者惟

足下勿辭仲淳營葬必俟孫熊二君至大約當  
在深秋或初冬足下早出恐不能待不若俟我  
於茅山其說爲長吾久缺候尊大人此念亦甚  
脉脉更俟一言之報卽戒行矣課士二草附致  
與李乾齋

今歲三寄書足下而未得一字之報知足下定  
不遺忘或中有浮沉耳弟近歲談藝最親者松  
陵周叔宗洞庭陸纂甫其著作俱直追齊梁以  
上不道唐人一語弟卽崛強亦自處季孟間今

世中原秋色詩人直糝糠棄之耳偶遊淮揚弟  
爲言足下一時風流太守不可不一見二君欣  
然欲一拜下風計足下政事休暇定不廢嘯咏  
况雙珠在前寧辭折節遂敢以一言紹介周君  
名祖昔年曾與登龍門足下能記憶乎

與繆仲淳

足下之行八日矣吳中事可謀與否當有定論  
不得消息注想不可言陸少白昨得報已補餘  
杭令道場之興吉壤之得天贊之矣快哉但巖



邑難治施爲緩急毫不可失若少白以意爲之  
後車之鑿恐亦不遠急須足下以身翼護之惟  
撥冗卽到昨得足下云云卽欲見直指君而巡  
符已發未及請問因思直指到任例修禮朝貴  
必首加司寇公得在報書中一語相及便有九  
鼎之重矣此舉目下行之未晚也

報李汝培

別仁兄七年矣丁亥歲楊公亮寓武林三月備  
聞諸君子忤執政狀遵養俟時豈爲不可不佞

弟青山之人分與世絕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  
但拭目以望諸君子耳去歲陳伯符請告候旨  
惟揚聞與仁兄聚首者踰月且買姬而歸伯符  
恃壯不戒衽席已畜四姬柰何益之也十一月  
下旬晤陸敬承於松陵道中遂謁沈茂仁數日  
前伯符過此歲莫遙返武林以故不及索伯符  
一晤共爲相思耳足下白面儒生能作爾許事  
太史公稱留侯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  
豈謂足下乎足下比顏色何似昔日渥丹能無

豈謂足下乎足下上顏色何似昔日流丹前無  
衰減否弟別後兩鬢已如雪須尚有一半未白  
儼然老翁但雙足甚健上下山勇於少年散步  
林莽間日可數十里不困以此自喜耳歲苦荒  
儉又兩兒長漸迫昏期貧措大不能轉一籌且  
以舉子業受徒淮揚間足下能爲一噓借否豫  
章嚴公子奇士也而被煩冤其家口寄江北以  
屠長卿書謂足下弟復資之數字弟瀨漫至忘  
形骸然不能忘情於諸君子向來尺素斷絕此  
偶然耳足下無以形迹求我春風將暢敬祝加

食

與賀知認

七月七令弟爲其母夫人志銘至武林略得足  
下動定而未悉也今年中秋天氣甚佳三宿湖  
中猶未盡興此可以悉僕近况矣筆工錢生自  
其父九萬有聲此道中今生能世其業偶有雲  
陽之遊敬爲道地闡者惟推分加拂

與楊公亮

去九月忽有沈倩之變幸及訣于長溪舊宅歸

去九月忽有沈倩之變幸及訪于長溪舊宅歸  
而得仁兄書始知返自吳中已渡江矣不相聞  
又數月不知道體何似能善飲如昔不曾宗伯  
新正物故吾黨遂無一人在朝者我兩人林壑  
無恙不可不自慶也弟近於孤山起快雪堂全  
收湖山計初夏可落成仁兄來此一嘯咏其中  
豈非大快日望之舍親海上之便附此候近履  
朝事不堪聞爲之浩嘆諸惟慎護起居自愛

報田子藝

昨至湖上省黃白仲過周莊物色先生知入鄉

旬日不虞爲避盜也猶之逃雨無之而非可嘆  
先生以一青氊托鄉曲且罷於奔命况懷璧囊  
金者何處覓桃花源耶點眼丹弟無此方安得  
修合先生豈別有所聞而誤記爲馮開之耶一  
笑熊先生爲先人選鳳山一穴甚奇而真卽日  
且改葬了此如釋重負矣此君秋月重來先生  
欲定百年之卜不可不相咨求也

答劉海石

某忝附桑梓欽企門下業十四年所往門下以

忠計外謫某時方負譴里居深相慶懌謂吾鄉  
有人朝廷有士豫章爲千年之材而雷霆無竟  
日之怒柰何此時猶以栽花鳴琴煩長者乎方  
今主上深居遠夷窺伺臺諫缺而不補章奏閣  
而不行大臣無召見之期小臣絕叩闈之路憂  
天卹緯惟有涕淚此當與門下共之矣一嘆某  
無狀小草貽譏強顏再出又不能布樸棧之風  
作菁莪之士不過課文史之微績循升散之虛  
文深用負媿乃門下敦夙昔之義繼枌榆之好

懷星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華箋腆貺儼然臨之盥手啟函文章璀璨獎誨  
殷篤某涼德不能堪也惟是竊附臭味無忘角  
弓敢不勉焉

與潘去華

初望足下入省得報始知入臺持斧觀風福澤  
易達臺似優於省以故甚爲足下喜江浙之荒  
極矣石米價至兩餘民不死饑卽死疫子遺之  
感傷哉柰何餘杭之徑山江左叢林此爲上首  
僕欲率道侶起精舍檢對藏典將來藏板亦貯



斯地但常住僧俱禿民而甚富恐清淨道侶居  
之反生障礙勢不能不假地方諸大夫寵靈保  
護之今餘杭令尚未補乞於足下及曾于健于  
中甫相知中擇其才望精敏并敬信法道者一  
人補之將行更望足下送之郊外再三囑付令  
法門一切事恃以爲金城之固造就大矣惟足  
下亟圖之

與臧晉叔

周叔宗行附一紙承惠報且領訶茶之餉點試

絕佳具感雅意聞足下至此一晤撫臺遂行柰  
何不令弟知也西湖明月不能與故人共之良  
用惋結婺州姜子幹先生博識精詣持論不肯  
下人以故聲譽不甚起鄰於屢空然其人實無  
他腸迂腐或時有之耳今赴若下友人之約且  
持漫滅刺謁足下弟敢爲之紹介惟足下不惜  
矚睠以廣其遊道弟實均其感焉叔宗書一函  
附入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五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報許然明

秋杪別足下於令慈齋中遂隔南北至前得足  
下數字為慰兩月中兩至檣李一至吳中比返  
武林已迫除矣風雅道喪僕綿力安能起之所  
賴者足下子晉今俱為風塵奪去守西湖香火  
者獨此老禿翁耳傷哉足下得賢主人不妨相

羊齊魯間家念幸無輕動新作若干首寄足下  
以博二千里外一笑郵便幸毋忘惠音

報茅薦卿

行取者同門五人惟足下與和甫入臺何落落  
也足下章丘之政以吾所聞卽酬以銀璫左貂  
夫豈爲過乃僅僅薦冠耶雖然薦冠不薄人自  
負之耳足下治邑以循良顯今爲御史獨不能  
以言顯耶言而不當與言而有爲其患甚於默  
而默又不可勿豔朝露之榮勉樹歲寒之操惟

而默又不可勿豐朝露之榮勉植歲寒之操惟  
足下存之中林之人無以報國所恃者二三知  
已耳見和甫幸出此示之詢來使知尊大人健  
匕箸甚爲足下喜不相見亦歲餘矣遲足下弄  
璋消息寂然至今老朽去正添一男日夕抱持  
爲樂吾所謂錦上添花若足下得此便爲雪中炭  
矣一笑談敘未期敬祝加餐自愛

荅繆當時

飽足下名數年矣一旦顏色照我草廬且出公  
車業相示此如毛嬙西施不自有其傾城而邀

人傅脂粉一笑山中上豕歸晤周申甫於其案  
頭見足下問世編已染指數作矣惠及兒輩具  
感誘掖僕書至惡恐汗佳扇然不敢拂尊命也  
釋書俟面時商略乃敢進耳

與汪生應選

臘月晤項君已得館穀此足下齒牙餘潤也渠  
數口終歲飽食感可言耶渠又云彼中士人頗  
向慕周申甫來道之此二士俱有遠遊之興一  
片青氈賴足下噓借不淺尼父將之荆先之以

片青瓊賴足下噓借不淺尼父將之荆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冉有不佞之行以此二士卜也一  
笑足下幸力爲圖之春序漸佳惟加飡自愛

與李四孝廉

名大畏

足下顧我武林時適往苕溪未得倒屣歸而悵  
然別足下十年乃不令足下顏色一賁草堂耶  
不佞年來髮益種種資生無策欲開絳帳于江  
淮間所親周來兩士遂欲充前茅以助不佞旗  
鼓其一席青瓊地惟足下兄弟圖之羽便先此

與繆當時

懷慶堂集 卷之二十一  
足下寓此方以得親爲幸殊不忍別僕於公車  
言本無深解顧欲以先輩典刑力挽流波佳作  
數首未免賢智之過倘少自抑損取裁六經而  
黜諸子此如屈申臂之易耳輒露狂直以塵大  
雅惟幸教之扇頭書就并上

報許令慈

高齋一晤遂落落至今二題久課就今奉去一  
紙諸君雅作俟卒業完上

答卞生



入春連旬陰雨尚未及問訊梅柳以此爲恨得足下書知以餽粥爲苦無計爲足下解憂柰何月內返郡當遂爲吳中之行或可面足下足下幸善獲玉體有才如此豈長貧賤乎

與徐茂吳

昨赴郡公席弟以足下目嘗聞郡公甚相念欲俟足下少差且約弟同來問疾耳足下比何似所云調訣曾一試不生平所未試之事路頭未免生澀稍稍柰煩便習熟矣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報相國寺性上人

來詩甚有佳句此中無詩僧公當勉爲之

報薛伯起

今日欲課宿逋不但足下一詩也足下停午幸  
過飯并持元宵詞來

報賀伯闇

歲暮竟不能至陽羨徘徊姑蘇數日而返至郡  
一宿拙園其明日上道廿七日到武林冗中不  
及覓足下一晤梅花殘雪豈無故人之思書來

及覓足下一晤梅花殘雪豈無故人之思書來  
且領荒議頗以自慰序中易數語甚當迂拙之  
人見不及此愛人以德良感至意何日相見耶  
不勝依依

與楊公亮

足下挂冠後一寄書足下隨得數字相報甚爲  
慰喜十月爲驥兒完姻武塘寓彼兩月又以妻  
大父物故繆仲淳葬事往來杭吳逼除始到家  
冬租得百餘石家口數百指及秋便無以爲策  
計足下之貧當不減吾豈有子母丹耶柰何沈

茂仁一病不起老翁寡婦撫三幼子夫可傷惻  
人生在世如草頭五彩露何可恃也恨足下不  
識佛理難與足下商量此事庶保勗寸陰毋忘  
行樂耳太夫人嫂氏郎君各如宜否吳江沈訥  
卿寄足下書并二扇俱付薛生春寒尚厲惟足  
下善自保護

上陸臺翁

東塔渠上人回得翁報書知翁造就意可謂深  
切愚衷前書略盡故不敢及但有感而已即日

切愚衷前書略盡故不敢及但有感而已  
翁滿七袞老臣壽國當爲蒼生稱慶非獨申私  
祝也賢從乞文遂成臺山頌以獻貧措大無物  
可以申意惟差排毛穎君耳一笑老臣在國當  
審機度勢以嘿止謹慎勿因後生浮競自褻尊  
體此又區區一念芹曝也惟翁存之

報屠長卿

弟十一月亦至姑蘇知足下過彼不過數日  
耳除前始歸武林計足下此時當亦起居太夫  
人矣足下所許玄訣竟不及卽受計足下翱翔

物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六  
赤霄豈忍弟婆娑糞土耶以此自寬耳一笑薛  
生來正值元宵張燈披足下尺一于梅花殘雪  
中不覺引滿沾醉桃花時果得奉足下杖屨亦  
至願也寒嶺一丘終爲足下有薛生果高才以  
得當爲快恨不免爲汝州君所有耳

報沈子德

拙園不能館足下使我梅花無色過歲竟在何  
許所欲卜武康之地在雲岫東南平處過二十  
四日與足下同往何如

四日與足下同往何女

與楊伯翼

與足下相見武林不知是何歲都不復記憶但足下風調才情如青山綠波舉目便是何止不  
忘也聞足下善病骨立豈飯顆山頭餘習使然  
乎薛伯起行馳此為問足下近作幸寄示數首  
以快積想

報方衆甫

時任汝州

去冬薛生兩及門而不遇新春之十二日始獲  
倒屣張足下書讀之豐豐情至空同汝水宛在

吾目中矣足下讀禮雲間弟以懶漫竟不及致  
生芻足下不加督過而惠存之益自媿矣弟年  
來白髮益種種兩兒子已長逮父今相繼畢婚  
去春復添一兒但食指衆多未免憂餽粥耳今  
歲如登便可商略五嶽倘足下未徙官當先了  
嵩少以快執手果此一段勝緣也薛生佳士留  
連數日尚恨其別之速方欲還四明三月取報  
且期作一詩懷足下而本日聞北信遂以明日  
行燈下作書風雨凄然良深故人之想小詩構



行燈下作書風雨同凜然長溪故人想入言  
思移時竟不就姑置之以待後信二十日後耳  
熱眼跳是足下與薛生念我時也

報沈訥卿

聞告卽欲行但議延一師教鵝兒在數日內定  
議俟其到館乃堪鼓棹耳足下所肩乃法門之  
事吾縱不能如韋馱天在在感應豈有聞其事  
而不赴者乎先發使者僕月初可到也

報包心韋

夜雨不止政欲遣人問起居忽得書欲見挈醉

西湖煙雨敢不惟命

與周申甫

辰刻同包心韋楊澹所橫春橋看梅午後足下  
與澹所同返當不誤公舉也

報楊儒系侍御

戊子冬得足下長蘆問今首尾三年矣僕青山  
無恙家口粗遣遠念足下持斧滇雲去闕庭萬  
里導揚德意綏靜一方此足下遠圖所優僕無  
慮也遠勤使問仰知不替漁樵頗深饘粥之感

行取之役同門五人而入臺者二何寥寥也老人無復世念今歲二子畢婚事便可徐議五岳雲霄事業諸君子在幸益勉之相見無期臨書氣結

報帥惟審

吳園夜雪中驩飲又半月矣武林元宵甚繁乃爲雨師所敗十八日冒雨雪看梅西山遂宿天竺次早從萬玉峰而出差足解嘲耳然以不得從足下爲悵見贈七言古泱泱乎大國之風涼

德不足當也投我木桃瓊瑤之報何敢忘耶先  
此申謝一晴便恣雙屐所如幸不忘我摯

與陳侍御同年

歲前領惠弟時尚未歸旣面遂忘申謝弟之踈  
大率類此楊年丈公請分金如數奉上外不腆  
充贖希鑒入聞廿四日行果否何日少暇當約  
梓崖丈持榼一譚惟勿我拒

報陸藩仲

入歲此念已先至銅官北固間爲陰雨所撓稍

青印命駕山春來寺與桂叢刀可尋十餘篇中

晴卽命駕也春來詩興甚濃初旬得十餘篇中  
旬事奪至今尚閣筆鵝兒已得師當携驥兒以  
出足下赴館當爲我寄聲中甫善保不貲之軀  
以延道脉

報鶴林上人

楞嚴大衆餽粥無策龍天決大動心若貸金逐  
什一恐非事體縱達觀師以爲然僕不敢左袒  
也公當與有識者熟籌之月內尚不能出門先  
此

報張仲初

足下與申甫飲政不妨有獨醒之夫送足下遊  
徑山詩今日當就

報潘去華

去歲曾得足下一紙不知何人所賚亦不取報  
是足下未入閩時所寄竟不知足下何時入閩  
冬盡  
還吳生致足下書始知自閩中歸  
足下  
使骨鯁之臣遠竄江湖此豈國  
家之福聞足下  
兄於吳生知頃寓上山踰月

挾術以役仙真此亦奇事近吳中亦多有此術  
能致鮮荔枝種種靈藥異物要之近于幻妄偶  
一遊戲可也幸與足下俱爲青山之身足下有  
意飄然瓢笠就我一會何如足下不欲至省城  
此中天目雙徑吳中陽羨諸山俱吾游屐所到  
惟足下所遊便當相從吾比甚快雖餽粥不繼  
當有定分不憂也大兒已婚去春復添一男昨  
已週歲吳生便信遣此惟努力爲道自愛

與沈壻二玄

懷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春來陰雨相仍十八日從包親家冒雨看西山  
梅花遂遇雪是夜宿天竺此別後一段奇事也  
足下夫婦何似二百里之程乃令經月問聞隔  
絕僕誠懶足下少年乃爾何耶

報朱良叔

除前數字托便信不知是何日徹也計足下正  
初當不失一晤不謂杳然承念兒師未定骨肉  
之誼去而益切此當於古人中求之鵝兒從周  
繩父驥兒從來道之道之自去歲一變至道無



復昔年跳躍矣兩兒與弟子俱別居住來亦希  
數因念佳兒精神何似朴彫欲熾世變隨之豈  
徒一人一家之慮柰何春來陰雨今日始見晴  
色蠟屐飛動而尺書適至甚以爲慰因以此紙  
報謝風便敬遲德音

報李玄白

別足下三月已隔冬春初不知足下就姑胥之  
館適自西溪看梅還得足下問具感見存山中  
之人雖不敢忘情理亂彈冠之想久灰滅矣足

下柰何詛楚一笑足下目青幸善自消息倘輕  
服寒涼藥當滋後患慎之陽羨之行當在三四  
月寒山之期不敢忘八月爲鵝兒畢婚中間委  
曲欲煩足下關語外氏不知足下清明前返棹  
不

上臺翁

元宵後數字付令姪使者中有裏言不知可塵  
採擇不台州成中向無大藏今法海寺僧性顯  
昌  
莫取以數字求翁護持顯欲自典藏鑰

願因翁乞禮部或僧錄司一公文不知可不惟  
翁裁之

與仇君采

自十月至歲盡碌碌往來竟不得與足下一晤  
語甚爲悵結大兒婚後精神覺少枯甚憂之今  
歲二子各延一師然猶望足下時來督策倘不  
以遠出爲勞歲一再至爲十日留何如鵝兒舊  
文一帙云足下取歸乞檢付此兒向來所作俱  
不如前欲得此一帙愧之耳太公健不乞致問

與袁履善先生

先生於吳門遂別去不得作數日周旋以盡衷  
赤頗爲悵然此歲已閱三旬春色湖上桃花甚  
繁扁舟乘興此其時也先生有意乎別先生九  
易晦明計先生所收奇人異事必多佇俟宵榻  
渴承玉塵聞五哥館當湖之吾宗而六哥留滯  
燕中久曠定省殊深朋舊之戀周君行付此數  
字爲問妻祖樟亭先生去冬十月大歸又一月  
而葬先生聞之當同此痛悼也

與盧思仁

足下歲前至此弟方畱滯樵李有失奉迎聞足  
下且偕楊公亮屠長卿看湖上梅花果此追隨  
不遠矣姜子幹以母喪不舉謀於弟弟邾莒之  
力不堪佐之不得已而告急於足下倘無意出  
師渠且哭秦庭七日夜不休也足下能無動乎

報黃端甫

戊子冬與足下一見而別殊未展闊懷繡斧按  
嶺南經年計受代非遠且邀鴛湖烟月以待天

上故人而尺書厚貺儼然先之矣故鄉荒甚第  
故無厚業豈免饘粥之憂今拜足下之賜亦首  
春一助也感可言耶此日從湖上歸堂中復有  
客匆遽中布此爲謝不及款敘私懷惟足下涵  
察

與李稠原同年

時任福州兵道

去歲幸得一晤武林不知丈何時補閩中又不  
知何時上任山中之人除却登山臨水與閉門  
開萬卷更無所事亦無所知也一笑丈比何似

丈折腰向直指使者弟所甚憐官衙植側生一  
噉數百顆又弟所甚羨也相見不知何時臨紙  
意塞

報周孚如吏部

緝交足下已十有四年與足下聚首惟丁丑冬  
數日而已一臥滄江忽驚白首道微跡穢計不  
復爲名流所齒錄而雲中一札忽墮吾前且驚  
且喜發書以戊子秋八月次年五月二十八日  
方至而見懷之詩又成于庚辰登第之前十年

懷雪堂集  
卷之三  
五  
蹤跡萬里胸懷歷歷如畫何以得此於天上故人哉屠長卿當今才子下走非其倫匹至於一丘一壑似有微長足下已閱春華徐觀秋實當自了之也久欲作數字申報以無便止此時西湖桃柳正佳不勝良朋之感遂成一詩奉懷且酬前意相見無時惟勉旃休明自愛

與周元孚

別足下兩年矣去夏晤朱汝虞始悉足下動止且出疏草相示時得足下一書竟未及報冬間



閱邸報足下轉尚璽丞甚爲生色足下由大江  
還楚竟無由覓一晤時事至此會當有變足下  
姑徐徐家食待之何如中閨久虛夜卧誰爲搔  
癢足下大多情人安能遣此一笑諸郎學業比  
何似次郎多病誰爲撫之江浙連荒弟幸不飢  
歿去春偶復舉一男今已踰晬甚黠慧可喜大  
兒已婚先君子去秋葬范村其地似平穩待足  
下他年過此一寓目焉欲語足下者甚多非筆  
札可盡又不知何時面足下念之黯然殷郡丞

且出疏草相示聽得足下一書竟未及報冬間

快雪堂集  
卷之三  
行便布數字殷欲刻足下何之子問序于弟延  
滯至今遂虛宿諾弟當乞他檀越終完此一段  
事耳南鴻如便幸數數惠音慰我懸渴

報項于王

足下寄周繩甫扇頭詩深情秀語頗刺人目進  
之可當齊梁作者柰何不一錄示乎六橋桃花  
初放足下能來猶及其賞也新刻偶批一二首  
尚有可商摧者面時以付麈尾

與茅薦卿侍御

正月得足下復書爲慰隨即具報計久徹矣尊翁明歲八十計足下今冬考實授可得中差繡衣稱觴此人間大快事更得膝前鳳雛卽爲錦上花矣敢爲足下祈之壻父沈君名騰蛟以上林錄事需次甚久資斧傾竭苦不可言足下幸爲援手不失四月選期此起枯骨肉之感也沈君之父秦川先生與尊翁同年知足下能隆世誼敬爲布此

與黃貞父

前十二日走送足下已出門矣悵然而還湖上  
桃花政開恨不得與足下共賞足下比何似能  
矯健如昔否昭慶僧戒山名傳如從妙峰法師  
學天台教頃與之談辨口河懸甚憐愛之別未  
十日遭人誣構爲添設別駕所係頗有性命之  
憂弟不習別駕欲因足下轉乞沈觀老一言脫  
之其事甚長非紙筆所具元上人造見能口盡  
之惟足下大悲心幸甚

與周志齋撫臺

某清時棄物也向居長安中曾辱門下左顧計  
門下必有採擇且垂接引方洗濯以俟大君子  
之教而門下有留都之轉遂至乖隔丹款莫宣  
八年於今猶未灰冷去歲遂冒昧進謁門下破  
封抉秘盡以示之印諸舊聞無不懸契雖非郢  
人之質不虛匠石之斤他日當以蒲團七個仰  
酬萬一耳恭諗門下以巢許之身肩稷契之事  
惟茲南服仰煩坐鎮五兵不試江表清夷所謂  
道之真以爲身其土苴以爲天下者于門下踐

此言矣奉教以來忽焉改歲門下福履與春俱  
繁輒貢短箋代候檠戟仰惟爲道爲國珍護

與管登之先生

去冬一再會晤遂至春深伏想道履無恙爲慰  
天池晤曉東其人曾藏雪霜面目和晬若能久  
留真道場之利也沈初卿管理金澤田事此丈  
所知其業係新創土人窺伺乘荒曷賴不得已  
稍警一二中有疫歿者遂以人命相協初卿不  
能撐田租資刻經原欠直截經始之日遂累典

守之人任事之難如此惟丈發大悲協力拯之  
報李玄白

向荷足下見存報札中偶及鵝兒親事欲煩足  
下一通兩家之好如足下月朔卽行恐其中委  
曲非筆札可悉也去日巳涓八月之廿四日月  
初便欲遣到日禮歉歲貧家不過欲呂宅體亮  
而已恐蹇修之言不免文飾故以托足下足下  
爲我一棹語溪勾當此事否此中倘有羈絆不  
能俟面惟足下默會之至感

報藏師

自十一月懸望北使至今何爲遲遲乃爾寄到  
華嚴合論數紙捧覽驩喜仍合經刻雖乖初因  
亦見師兄爲慎重大法之意敢不服膺繆迷之  
人爲俗緣所絆尚未及請教老師聞目下已寓  
錫攝山矣踐清涼之約不過三年但伯俊出處  
未定恐不能同行耳伯俊去冬十一月相陪一  
宿昭慶病軀尪然正月得其廣陵書知已漸強  
歲前北返矣仲淳葬親已定宜興畢事卽往豫



歲前土邊矣何酒夢親已定宜與昇事自往  
章哭徐孺東先生今春尚未面梅谷師去夏相  
別不知孤雲野鶴何所棲泊承其到山亦一喜  
也便信馳此不能細敘惟祝爲法珍重而已

報孫世行

昨飲花下甚樂足下行色已果非久遠別黯然  
之感傷如之何仲淳聞足下遠行計當至此幸  
少待之

與田子藝先生

昨日相逢幸出望外夜歸成桃花片一律今呈

足下幸教之未戒歸航尚期握手

與周申甫

今日至堤頭薄暮宿龍井聞翁山李花甚盛足  
下能共此一樂不

與徐茂吳

足下目佳未鄒使君遠行我輩當一作主足下  
可出當邀寵湖堤柳色不者溷齋頭半日可也  
惟足下計之

報孫世行

黯然春別殊不勝情短篇甚拙聊以申意以足  
下才爲之且一日千里駑馬當退舍避矣經月  
長途惟保嗇以待良晤

與劉肖華太守

癸未夏遭先人之變仰辱弔唁恩好有加焉今  
七閱歲矣弟不肖遂爲逐人而老丈以二千石  
之重出爲會稽守五馬初臨卽欲遣問懶廢自  
恕荏苒及今聞春初過此而魚鳥迂蹤復與行  
騶相左悵快可言得之胡郡公老丈頗齒及不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肖何以得此有感而已茲因片楮代訊起居且  
以爲謝去春曾一登禹陵方欲訪蘭亭雲門乃  
爲風雨所妬幸有老丈作主尚期秋深償此願  
也

與李友龍

曩歲老丈駐節北關極荷眷愛受代以來忽忽  
六年矣弟不肖遂作逐人而老丈五馬休休出  
牧淮泗賢不肖度量相越故宜如此一笑弟與  
老丈同年同門中尤最厚善弟今淪落混迹漁

樵老丈亦一念及不乎第年來白髮益多望見者無不謂五十人弟亦以老自喜獨登山之足與飲噉無恙去春復生一男此亦故人所未聞也

與陳伯符

去冬十月王涇夜談甚驩次日哭沈茂仁遂不及從自此顏色參差矣聞老丈歲前過稽山往返武林竟不及一執手與足下俱漁樵踪跡不妨仰煩招尋何見踈若此一笑六橋桃花今歲

絕盛弟無日不出恨不得與足下共此盈觴耳  
足下比何似沈純甫先生能數晤不馬心易之  
貧困弟極念之恨力薄不能申意聞以形跡見  
誅嘖有煩言足下相見幸爲一笑解之無令江  
籬杜若自相乖刺也足下弄璋消息近更何如

報顧司訓以庶

去歲韞老屬代草尊翁詩集跋語因得捧讀一  
過韞老托校閱貧冗稽諾此日忽承使問復申  
此意敢不惟命尊翁爲西方先輩而僕方刻意

此意取不惟命尊翁爲西方先輩而僕方刻意  
進脩得以筆研承役他日相見於寶池林樹間  
亦談柄也

上陸臺翁

元宵後一箋附令姪使者計在壽節前上納想  
久徹矣清明時晤繆仲淳傳翁雅意必欲文溝  
斷以青黃非不感激但樊中之畜終非澤雉所  
安耳幸姑已之曹吏吳應揚者有勞於楞嚴寺  
僧德之欲邀寵於翁索一善缺惟翁垂慈不虛  
其意此禱

與廣信守俞勝峰

丈守蘇時曾分燕寢清香今四年矣丈移守信  
州想不下兩歲久不聞問結念何已弟荷衣蕙  
帶自安靜拙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矣獨登覽  
名勝一念勃勃方始來歲或遂探武夷及龍虎  
上清諸境望見顏色亦未可知握手尚遙不勝

馳戀

與沈箕仲

去歲武林一晤遂不獲繼見比自檣李還聞足



下携新嫂而西僅數日耳枯楊生蕙大爲官邸  
動色但西山鶉姑之謠能無淒然惟足下益廣  
深慈恩紀無間可耳朱汝虞代足下當自舉所  
知比雅錄中佳士能不失高名不今歲六橋桃  
花甚繁弟無日不出西湖一曲便獨有之遙計  
足下汝虞方折腰陳孟文前彼于思作直指面  
目而兩君次且拳曲呼先生大人耳場中提傀儡  
大是可笑青山之人頗以筆墨自娛今春篇章  
亦時有足下詞壇老將弟輩願爲部曲者其

何以教我陳茂才嘉賓歸閩之便附此一紙足  
下能以一符資其行色亦雪中炭也新作桃花  
片詩四章錄呈足下閱此知吾近况矣汝虞子孟  
文前乞道相念

報仇君采

桃花堤上甚依依足下驥兒無師意欲屈有道  
共處數月不知能分身應供不選程五冊并蔡  
虛齋選程一冊先奉歸又鵝兒有盛饌等作云  
足下袖去如檢得乞付來

與同年泉州朱守

名南英紹興人

丁丑歲都下分手遂至今日倏忽十四年少者  
壯壯者老矣弟年來白髮益多世念灰冷青山  
數椽積書萬卷鷓鴣之分不啻足矣寧復思九  
萬里哉念與老丈睽隔日久聞問缺然不勝雁  
行之感近聞出守泉州泉爲閩中大郡郡士與  
計偕者歲不下三四十人其大可知然以老丈  
爲之游刃弄丸奏最非難也弟去春始識禹穴  
耶溪之勝而尚未及式老丈之廬相距數千里

不勝馳戀敢因風便輒布左右

與馬連城

別丈以壬午夏次年秋遂哭先大人歸歸四年  
方起復而被斥今則青山而已弟雖愚自許聞  
道人間得喪榮辱素不敢置胸中以忝知己家  
雖貧非凶歲餽粥可給子雖愚幸俱長大門戶  
可寄積書可讀山水可娛于分足矣所不能忘  
情者二三兄弟不但形影參差亦且聲問隔絕  
傷哉最可嘆者吾鄉四人茂仁異世弟與楊髯

俱在丘壑晏然雲霄者但矮陸一人耳丈哭伯  
氏弟不能一致生芻意者薜蘿之人禮非所及  
丈能寬之不乎一笑繡斧按閩計非久緩事他  
日福星再臨吾浙則中丞大夫矣日夜望之風  
便馳此一訊別後起居不及作奉懷詩附上近  
作十餘篇以博三千里外一鼓掌耳升沈路詭  
言笑難同

報夏師

時爲安溪令

戊子秋別吾師今再易歲矣得吾師書及訊二

世兄知安溪難治之狀吾師居身清白事上忠  
謹所向皆坦途區區百里未足憂也所須馬按  
君朱郡公二書謹如命付二世兄在三之誼愧  
未能補報萬一幸勿挂齒牙

與徐茂吳

從足下齋中清談甚適恐煩興居不敢時往耳  
足下目疾但宜戒怒戒色靜以却之服藥亦第  
一義也惠泉偶乏告借兩罈江陰本阮集借錄  
四言詩紀所無者卽奉歸黃清甫碧雞集檢得

四言詩紀所無者卽奉歸黃清甫碧雞集檢得

乞并付

與如上座

洪鐘不叩不鳴公頃無俗事吾幾失公矣蝓蟻  
六卽之說理在目前言超象外敢不擊節以副  
賞音詰朝有文詠之會欲致上座使粗心俗士  
一聆河漢之譚豈不快哉

與劉肖華太守

闊別八年非五馬照臨浙水知復何時執手耶  
弟齒髮俱變且人方棄我玩弄白雲以送月日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如斯而已老丈以爲何如上虞生出弟經房一  
旦官拙窮愁旅邸豈桀餘烈耶一笑直指君且  
行得丈早臨勾當其事使之早歸徼惠多矣是  
以敢私布之言面不遙故不多及

報潘去華

除前得書已知從貶所還矣此日令弟子寶至  
再得書益悉足下近況足下清望甚係海內之  
仰想賜環有日卽今游衍湖山暫息垂天之翼  
何不可也新安僕舊遊尙未及登美都當及足



何不呵也新安僕舊遊尚未及登美都當及是

下在家了此夙負期在明歲倘足下先期出山亦已之矣陳公衡補奉化此僻邑可以臥治更得一二歲周旋亦一快也蔡上虞乃爲鄉士所螯幾不免今尚在聽問此君微有性氣遂至此可嘆良晤尚紆惟爲道爲時珍重

與帥惟審

足下行矣延津之劍何時復合耶鄴中名勝之區得足下可謂有遭鴻鯉如便佇俟雄篇以豁遠眸也足下何日成行弟本當執別河津卽日

當往樵李往返且旬日計不能及行旆柰何小  
詩一篇奉送所謂聲布鼓于雷門耳惟足下教  
之賢郎俱英物來秋見豫章錄當爲足下慶耳

與周繩甫

餉棗一盜藥草所煮餌之已血疾良驗惟試之  
與屠長卿

今歲六橋桃花甚繁聞足下有看花之約日夜  
望之竟不得奉笑詠悵然至今足下比道業何  
似想益玄悟窮幽洞微何時膝行面叩真訣足

下愛我無難啓鑰以此自慰耳閩人林生尚炁  
布衣之俠善君典太史其妾劉娘曲中名姬相  
從十二年而歿林痛之甚能言之徒不吝珠玉  
賁其哀思足下道機雖深柔情未斬能不爲林  
生差排繡腸乎屬其事便造謁敬爲布此林與  
劉姬相遇顛末足下如不厭聽林能疊疊譚之  
鍾情如是亦可紀也

與楊公亮

足下勇退可謂古人所憂者太夫人甘脆耳聞

足下與盧思仁屠長卿有湖上桃花之約弟日  
望之今綠葉成陰矣獨盧思仁以此日至相對  
甚念足下又聞足下病瘍顛頤間若髡無復于  
思故態有之乎一笑每欲渡江省足下長卿因  
泛海了小白華巖之約竟爲兒輩婚冗所奪今  
冬來夏定踐此言太夫人以下各安善不荒歲  
相仍足下用度素廣安所取辦時事付之不聞  
然入耳者月異歲不同不能如木偶柰何沈茂  
仁玉隕吾二人共此青山矮陸乃爲碩果聞以

仁玉隕吾二人共此青山矮陸乃爲碩果聞以  
此月乞差果此當期一晤也信便馳此卽望數  
字以慰間闊

與陳季象

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家訊足下已就長卿館穀  
甚爲足下喜但長卿門庭甚廣食客頗多于足  
下香癖菜癖無乃不宜又甚爲足下憂違離至  
今幾及半歲不得足下一字豈遂忘僕耶以足  
下之才又僅此六尺謀生亦易何必甬勾東也

英皇愛德華第七



小  
學  
堂  
集

卷  
之  
一

三

快雪堂集卷之三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尺牘

與劉少司成

往歲曾附致一訊隨奉報書嗣此缺然青山之  
身久與雲霄隔絕仰知曠廢定不以疎獲罪也  
去冬捧讀大疏事雖中寢然直聲滿天下他日  
立朝事業可預卜矣湯祠部疏甚切至幸得薄  
譴豈九廟神靈默護之耶何豫章之多君子也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某一丘一壑頗能自樂同館二三君子必欲驅  
之出近遂有廣德之補如不免一出尚賴海內  
諸君子力相匡護使不至汶汶耳新安程生又  
新其人奇士有志當時非徒工文章者今在陶  
鑄之列幸進而教之

與鄒爾瞻

去冬門生葉蕪湖致足下書與仁文會約知足  
下出山方爲蒼生動色忽承嚴旨改南柰何至  
此吾道非耶近見沈純甫先生知足下已至留



此吾道非耶近見沈純甫先生知足下已至留

都甚慰老伯母安健不能就養不足下有弄璋  
消息不足下今日可謂三黜道彌尊矣非國家  
之福君子之幸也弟青山之身頗能自樂館中  
二三兄弟一日之教終當強顏一出耳足下何  
以策我

與茅薦卿

多年老寡婦忽欲事人未免隨例塗脂傅粉足  
下不憐我反云欲加賀不媿死耶一笑昨王方  
士索書欲以種子方奉足下計亦足下所樂聞

者故不吝數字不知曾達不聞舉女未免爲足  
下短氣然是生男之漸如高才生一舉不售再  
舉定無失矣以此慰足下尊公稱觴期且近相  
見非遠諸懷不悉

與張玉陽司成

門下新蒞南雍時某不揣疎賤曾因所親寓書  
奉候仰荷惠報藹然舊誼不圖一物之微得與  
存紀感不可言茲再閱歲矣某自分才質駑下  
不堪清時畚使養拙青山日月已積近月忽聞

叙補莫測所從來去冬得同館諸君子書有相  
憐之意或者此其由也無用之身進退維谷以  
某之素受教於門下幸有以策勗之風便申候  
鄙衷百不盡一

報李君實

卽日往拙園有晒書之役計初秋可發也臺翁  
雅意又重以諸君推挽不肖豈敢以青山自固  
但恐爲小草以負諸君子耳沈純甫先生書來  
且寵以詩亦勸速出俟憑至乃議之耳見純甫

先生幸先爲一謝蔡令曾郡丞各爲足下發一書足下當爲此科舉人豈有不入闈之事幸平心安命以應之

與友人

自巳卯真州聚首後足下與不肖升沉之故足相當矣以道眼觀真是一夢足下以爲何如聞青田山中居甚佳山離麓六十餘里上有良田甘泉鷄犬與人間隔絕便是桃源洵有之乎有之足下柰何復思世間一笑昨晤楚人顧子敬

之足下奈何復思世間一笑昨晤楚人顧子敬

道足下數數問僕此日又蒙枉駕僕政謝客有  
失迎門又不能報謝數字屬家僮申意顧生云  
豫章人程生萬里堪與甚高更有奇術足下知  
其人不刻下爲金子魯先生入山三日後可出  
與山中一晤何如足下幸期之

答同館馮用韞

弟已絕意金馬門所不能無眷眷者二三兄弟  
耳忽然得補知出自二三兄弟自念生平未有  
所樹立自甘泯泯以故不敢學絕交書儻於數

年間得當以酬微志便即日遠引豈令鷗鳧見  
笑哉山中無事時及篇什亦未能工大都率意  
之作故有流入元白者近日意况又酷好齊梁  
以前羽翼未成而志頗壯然無奈懶習近已數  
月不事筆研矣向見足下贈楊公亮五言逼真  
杜陵如足下才情尚不作唐人語但柄用在近  
豈能久習溫城一笑公亮家食甚清苦去歲偶  
共湖山者兩月亦勝緣也茂仁子幼家大門戶  
事甚可憂足下有書及李明府亦一助也數字

事甚可憂足下有書及李明府亦一助也數字  
覓便因鍾孝廉馳報今秋南行者大都敬承與  
足下有一人非面承卽手問詳示未間惟珍獲  
以俟

與李九我

奉違九年矣徼天之福借重掄文某忝一日之  
雅分當樞趨作西湖主人以跡在出處之間屏  
居故園眷焉干旌惟有縣注恭諗所錄士俱一  
時名流而某門數子亦與甄拔良爲得士慶但  
急須錄文讀之耳專此屬蒼頭代候起居仰惟

恒豐堂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涵存至禱不盡區區

答鍾西星

某於本月十一日出門十四日薄暮至湖郡役  
來得報書尚是渡苕涇時所發仰知比已蒞桐  
福星初臨山中草木皆生色矣况士民乎此日  
方發霽川承手書專吏枉迎極感厚眷某書生  
一旦奉器使佐下風如盲兒步絕壑俛俛乎無  
所之非門下俯念舊誼手提而口諭之將無所  
稅駕矣



移駕矣  
答陶鏡宇

某陳人也青山十年復強顏作州從事潦倒無  
知世所共笑門下不見棄外惠之德音侑以豐  
儀且盛見推藉三復來札且感且慙門下循良  
之績已著一方鄰境想風莫不歌舞不肖如某  
且藉庇焉得荷齒存深以自慶來貺附使壁上  
并申謝悃

寄鄒爾瞻

八月敝親家包生寄到足下書并佳貺具感倦

倦相成之意弟青山十年無復彈冠之想諸君  
子實引而出之月之廿日祇役桐川矣老作州  
從事未免手板向人一龍一蛇道故委蛇夫復  
何言世道一新諸君子嚮用非遠而公論所最  
稱屈者足下仰知有道不以升沉介懷然豈能  
不爲相知生色耶役便敬以緘相聞并候伯母  
太夫人起居仰惟涵存時寒珍重又數字遺陳  
伯符年兄乞附便鴻速達爲感

與蔡錢塘

恭諭門下以公輔遠器先試循良方下車錢塘  
士民欣欣莫不引領以需福澤惟是迂僻之人  
喜逃閑曠雖家會城踪跡不一近復有出山之  
役坐是尚稽晉謁仰恃虛衷遠覆或不以疎簡  
獲罪耳卽日恭諭覲車北指某株係一官不能  
從二三父老修祖道之敬徒有東嚮懸結而已  
與賀知忍

九月中旬以迎敝同年陸宮諭至吳偶憇寒山  
寺中忽得尊大人之訃傷哉柰何至此初夏吳

閻舟中與尊大人共噉鮒魚復周旋虞山此時  
尊大人猛健如虎議論如縣河相對至夜分僕  
亦不能支如此人謂當期頤未已柰何卒有大  
變耶知昆季傷痛當何所不至某亦不能以節  
哀勸也但尊大人家業頗盛側目者多善後之  
策孝子慈孫當亟圖之不可自爲異同啟釁速  
禍也僕料足下不能爲吳太伯更能調停於昆  
季間如所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則大人箕裘  
可永保無它矣僕於尊大人洎諸昆季分誼非

可亦似無它矣僕於尊大人滄諸昆季分誼非  
淺聞訃之日猛欲奔哭以之官桐汭期限頗急  
勢不能行當寓哀於辭又延至此日尚不能遣  
負罪深矣許然明兄承尊大人念其貧許爲振  
恤今尊大人已矣然明豈敢有望然不敢不臨  
哭以申知己之感耳然明索僕道意故爲及此  
卽日當遣弔或有嗣陳不盡耿耿

與南吏部郎陸君前廣德守

僕始以桐川諸役俱能談門下舊政僕心仰焉  
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忠實誠心安能喻

人也幸於鍾西老席間從門下之後遂爲識荆  
之始治桐之狀門下畧示數端僕甚感服且幸  
吾鄉出此循吏今僕之至官五日矣聞之桐人  
較之席上所聞者不啻什百千萬凡道說惠政  
幾至涕零桐俗故佳門下所以感之深矣然令  
常得如門下者而治之門下不爲遼東豕哉此  
又桐人之不幸也門下居留曹幾兩月矣起居  
何如自下多六朝遺勝門下觀覽之餘亦念此  
中山川乎昨之日鍾西老往太平僕送至橫山

回得讀王元美先生所撰碑文恍然如侍杖履  
高山仰止感慨生焉役便謹以一紙申候惟祈  
爲蒼生珍勗不盡

與卅十開

秋來得足下數字無何有應試生索書亦致足  
下數字自此寥寥世道一新君子道長望如足  
下豈能久處下僚但自炎卽涼自涼卽炎俱以  
漸致故不驚人僕亦願諸君子之契此耳足下  
以爲何如僕之官桐川已五越宿矣足下曾嘗

此味大略相近但此稍澁無上官彈壓又饒山  
水或畧當相勝耳一笑數字寄萬和甫聞已還  
南昌足下幸爲覓鄉鴻致之役便布此諸懷不  
盡什一

與陸敬承

棄青山而作州從事風塵咄咄大自勞人蒞桐  
川倏已六日刺史先生有事太平遂暫親簿書  
嘗指可以知鼎味矣廟堂諸公不知肯遂釋老  
馮唐不計此時足下當已就道以數字屬松陵



兩周生報聞勉旃故人努力天上不盡

與潘去華

與足下此一番會晤甚喜許先生席上又得聞  
賢從子實所奏古音僕喜不自持僕賢於魏文  
侯遠矣一笑次日至吳興晤茅薦卿追隨兩日  
十八日漏下三十刻至四安次日日至廣德蒞任  
至今五日矣計此時足下亦當抵白下念和甫  
亦以州倅托役歸卧吾三人踪跡相似若此亦  
可笑矣

上陳肅翁座師

某不肖仰負老師陶鑄至於廢斥自惟丈夫處  
世貴自樹耳豈以名位重輕以故十年之間頗  
能以青山自快不意同館諸君子必欲引而出  
之同鄉陸太宰趙少師二公遂爲之主是以有  
廣德之補又遺書督切必欲某到官某實不材  
柰何辱知己不得已暫棄青山孟冬之廿日已  
蒞桐川矣衙舍如馬肆故宜居馬曹一笑子卿  
世兄過武林時某以迎晤同館陸敬承遂相左

但得吾師手教爲慰卽今世事一新諸君子俱  
樂嚮用吾師豈能久借東山乎往歲卽聞舉二  
孫計連歲必有所添想俱岐嶷可喜舊判陳君  
爲吾師鄉人其歸且道蕭敬附一緘上問起居  
并師母以下福履仰惟爲蒼生珍護偶患目腫  
不能親書臨風馳戀不宣

報鄒爾瞻

弟不肖斥逐故分到官後偶因役便附致八行  
此日得報書知足下愛我至矣此中長吏爲鍾

西老同鄉前輩能以禮法相假簿書相寬又新  
任不入計第已得都院差以州長有池州之行  
未卽離任耳此中有大洞靈山泉石頗勝尚欲  
了此一段因緣計旬日可還矣弟此後或可望  
南中薄轉但時方欲驟用足下弟來而足下且  
去奈何李冲涵方病面瘡至今尚未相見弟長  
安舊好知其爲君子也陳伯符自中原還朝計  
此時已至邸舍前所寄書幸急寄之弟新刻時  
木板在武林歸日當印數部付後信耳

答李溧陽

昨因鍾西老知使者在桐且云方令此人物色  
仰知盛意有在僕所謂聊復爾耳胡孫人布囊  
益思長林豐草豈敢望太牢鍾鼓之享哉一笑  
卽日馬首遂北伏惟慎寒爲元元珍護

答陸泮陽

僕林居九年久不接當世士大夫以故雖鄉曲  
懿親蔚爲時望如門下今秋始慰識荆他可知  
矣常意天下人卽賢人君子僅可得一半人意

惟桐人於門下不然賢愚貴賤下至婦人女子  
無不異口同聲懷門下之德者機心一萌海鷗  
不下况數百里人心豈可以偶得哉故自履桐  
以來欽服之衷又五倍於識荆之始矣自媿涼  
德不能居此中士民之上又謗才不能增輝此  
中山川素食二旬一籌未展近都院惠差下旬  
卽離桐矣門下何以教之役便專此上報來貺  
敬登佳箴仰惟涵照不盡區區

與王季常

苕溪遠送具感多情作桐川散吏今二旬餘衙  
齋雖敝陋亦有池亭竹樹橫山直西北里許蒼  
翠逼人簿書之暇焚香讀書足稱隱吏經年可  
也開府見原惠差自便下句可歸又有并州故  
鄉之感情是何物動能牽人僮來知尚未到館  
數字奉迎并布積款來歲姚叔祥歲資一如所  
議或有他助尚未能言惟足下先之諸懷面嗣  
與李玄白

昨至苕涇煩使者遠送隨具書附謝知徹覽矣

物類彙編 卷之三十一  
作桐川散吏已二旬餘山水清佳意頗安之李  
開府以管登之言惠差令自便下旬還武林一  
二日卽歸故鄉計月終可從足下訪純甫先生  
於綠蘿莊見間乞先爲道意足下讀書明年何  
所利鈍有時非戰之罪慎無輕議改絃

與姚叔祥

足下淵冲淹博所最欽企來歲奉屈讀書小齋  
貧措大不能厚助如季常兄議惟俯從爲感甚  
媿涼薄不足以溷高賢仰知道義相期故不能



自外輕率上布幸不罪

與錢湛如

足下行看長安花矣亦念虎丘夜月照我兩人  
黯然惜別時乎第十月至桐川任一遊大洞遂  
假差歸武林此日還故鄉風雪載途頗深天末  
懷人之想向辱贖行不敢當卽以充卷資至嫂  
夫人許弄璋消息非遙足當雙喜諸惟保護

與于中甫

前月廿一日離桐川先二日吳之矩自茗溪見

訪宿衙齋款語甚樂次日遊橫山而別因悉足  
下近履知以明春北行又知足下與潤甫所有  
時大壺精且多也其最佳者分惠一二不敢望  
多惟勿吝廿三日至武林月終出門初四日晤  
叔宗兄弟其夜又晤仲淳丁長孺歸途相遇強  
之復至松陵友朋不期而會都是至樂恨少足  
下耳僕明日自吳中返棹矣以語溪一至親請  
題主不得不允竟不能親至雲陽一哭賀澹安  
明春送足下當并了此事耳知尊公不赴公車

可謂知止三令叔忽遭嚴譴可謂意外之變豈  
秦中丞所累乎阿郎想益佳房中聞更有坐喜  
者紛至疊來大可慶也東坡易傳幸急刻之不  
然僕欲得一錄耳

與沈繼翁

拙園夜別恨不能奉通宵之歡比吳伯度莊再  
奉顏色遂爲河山矣門下此出安危之間然壯  
夫烈士神明所扶卽天佑國家門下入贊機務  
當不遠矣某生平孟浪徒以輕名遺榮一念爲

惺惺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君子所與今復以小草先之微門下時時匡掖  
將何所稅駕卽遠門下翹首德音情靡切也姚  
叔祥清肌繡腸其處幕下必多進益惟門下善  
御之梁汝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屬其赴僻敬  
附一紙拙詩此刻始課成何敢及工引意可耳  
書扇奉寄以博三千里外一笑故鄉梅花已殘  
隴頭不知何似臨紙哽結

與王罔伯

晉陵道中晤足下比至物色足下輕舟不得竟

無緣申報慊慊此中不佞嘉平之望視事南雍  
矣新到畧苦人事今稍自適尚未及振衣牛首  
栖霞諸峰一官羈人動遭束縛安得如湖上垂  
綸時愉快也足下比何似江南豪俊想益歸附  
待時折衝豈徒安全鄉井哉敝同年盧思仁祠  
部頗與足下同志頃聞至淮過毘陵時跡之尚  
未還足下曾遣人物色一晤不風便馳此數字  
春序方新惟隨宜加護

與焦弱侯太史

情雪堂集 卷之三十 十一  
昨從楊止菴論議渠甚留心經學及六書因知  
門下筆乘中所論轉注義又在升菴太史之上  
如架頭有副本敢乞一部昨荷枉教并謝

與雪浪法師

初到官承枉錫有失倒屣聞開講普德正欲拉  
諸相知咨求妙義而忽聞散席何耶

與吳復菴宮諭

頃者道毘陵幸一奉警欵雖未酬數年契濶亦  
足少慰既見君子之懷歲前視事南雍隨聞門

下掌南院新命故云散地亦是大拜階梯海內  
士流孰不彈冠相慶况某竊附與進其爲欣抃  
當何如耶浮雲不能擁蔽皎日仰恃聖明眷注  
公論昭明必無移奪之理伏惟少抑耿介亟戒  
征軺上以解士大夫之渴饑而下以塞蒼生之  
想望某不勝馳願茲因院役奉迎附布丹悃

答周生

名道直楚人乾明侍御師之子

某賴尊翁侍御師之陶鑄得有今日辟如卵殼  
誰則伏而翼之惟是兄弟之好遠托同氣而山

川間之尚阻叅承頃者竊祿南雍甫踰月忽蒙  
賢郎枉辱重以手書腆貺通家氣義藹然且悉  
闔門動定爲慰賢郎故是汗血種稍閑輿衛一  
日千里寧足道哉庚午前場敝墨幸蒙檢惠一  
再披覲略見科斗時本相惟益慙感耳一笑

答顧子敬茂才

辛卯夏武林一再把手快聞高論恨相見晚別  
去無幾何日遂有出山之役深媿不能自堅如  
此世道轉移甚難卽命世豪傑未免躊躇四顧



况庸庸者徒失林壑何爲也宰官身卽是清淨  
身足下教我至矣顧僕何足以承此言雖有拱  
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惟足下他日幸終  
教之所葬一丘非仙婆所裁不知子魯先生所  
指確否俟他日經尊覽詳之頃至白下頗疑今  
都與六朝故址非真王氣賴文皇改遷幽燕以  
有今日太平今足下云云益符鄙見此事願從  
足下究竟之周伯起見投極欲爲忠計而困於  
力又假有力者不知能有濟不伯啟不能久淹

以故不及少效確切然願此兄兼收秋實以存  
遠大勿懷世俗近名之情飛沉有數寧可改易  
惟足下以僕意申之成均署中幸携得惠山泉  
茶事不乏恨不能與足下共啜耳

與沈大若

弟與丈別五年矣記西湖上巳日弟作主邀丈  
與王少廣太史今太史已爲異物可嘆弟困而  
復起幸不失南雍青氈但至白下巳四十日未  
見牛首栖霞諸峯尚是欠事南中官少而月旦

不乏俗有盆中觀魚之說道此安得如西湖漁  
釣之愉快乎丈駐節荆襄聲猷日暢行且脫穎  
釣軸福澤天下非弟駑劣所能希望恭諗歲律  
一新佳祉與物俱作敬因便風附修起居仰惟  
爲道保練不盡遙情

與盛叔永

去冬附一紙計徹覽弟嘉平之望擁青氊南雍  
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卽遊山飲酒騷人清事  
亦不敢爲惟堪閉戶讀書耳官舍最號虛曠背

山臨池池又修廣夏間芙蓉盛開不減西方九  
品之樂惜不能與故人共之足下瓜期已近如  
過此幸維舟江干覓第一晤以舒數年積濶遲  
此真以日爲歲耳聞荆楚饒鹿角其直又廉歸  
舟乞爲弟附帶百觔是藥餌所須敢以奉累此  
紙托敝同年沈大若丈轉致不盡欲言

上趙定宇先生

某浙右豎儒幸以衙門之末爲門下與進依光  
華而咀道德十五六年於今曩者以不肖斥逐

海內交遊咸共非笑爲不祥之物而麾遠之獨  
門下察其無他曲加誘接至蒙草木氣味之獎  
以故某遂忘其愚瑣不敢自外於左右茲者仰  
仗噓植青氈復還自散冗之中躋師儒之列深  
媿薄劣何以致此竊念初離泥塗羽翮脆弱舊  
時鷹隼或未忘情見曲木而猶驚撫故創而欲  
隕恐終沉棄有負陶鎔惟門下始終拂拭提而  
誨之使不墮落爲士林訕笑感戢寧有量哉

與陳伯符

弟以嘉平之朔發武林又半月至白下望日視  
事南雍矣新正敝門生陳公衡自京師至得諸  
公報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動止爲慰偶  
在鄒爾瞻處道足下近況欲改南渠甚不許足  
下此意足下多情廣愛豈堪作此中曹郎朱汝  
虞亦云此二兄俱久於南者藥石之言不可不  
聽沈氏立戶弟與足下分任不過盡吾兩人爲  
渠存沒一念光祿君可否亦任之耳海內士望  
近見一二嚮用似亦彙征之漸卽公亮汝培豈

終林越亦氣運有遲疾耳所領三書及全曆四  
已分送三兄訖弟領其一政須此物良感陸敬  
承內召此中復減一良友雖甚愛足下不願其  
來

與曾直卿

弟以嘉平之望視事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初  
旬敝門生陳民部至得足下與同館諸兄弟書  
甚慰遠念弟薄劣青山薜蘿外已無餘念今日  
一片青氊皆吾同館諸兄弟力也弟卽孟浪無

所樹立忍負諸兄弟乎敬承不果來甘子開復  
轉督學去惟有一張睿甫日夜望張見冲之來  
耳足下得子旬日而失聞之甚爲感嘆足下長  
者定能有後惟寬意俟之費國聘近有書來家  
居無恙此兄青年妙才獨坐論趙大中丞一事  
遂不爲士論所與桑榆可贖惟足下不惜齒牙  
獎拔之楊公亮已有端倪幸力爲究竟極知諸  
兄弟用情弟此念不能自己聊爲喋喋耳

與于中甫



十二月朔日發武林途中得足下書并惠示疏  
稿足下此疏九月初丁長孺持來遂錄得一通  
惜其不下足下雖免禍謫而忠言不白良足短  
氣陳公衡至又得足下一函中多肝膈語足下  
憂時憤世一至於此每一尋展不覺汗下足下  
上有老親此六尺安得自由幸姑忍之足下規  
我勿通遊酒人良是此中所最親者鄒爾瞻朱  
汝虞殆無三日不相見時鄧少宰位望少尊或  
旬日一見耳此豈遊酒人乎一笑此間官僚不

多而月日甚苛自九列至卑屬俱扃門自衛僕亦不敢不然牛首栖霞諸名藍極欲一登眺而至今不果出所謂一行作吏諸事便廢耳足下賁差一歸甚佳時事可畏且遜避山中一二年再作理會大抵治亂二途自古有之不爲奇特吾輩隨其所遭都是着衣喫飯本等生涯卽偶然殺身報國亦不作奇特想一任意氣便有差別毫釐千里惟足下辨之慎之足下早聞大道當不昧此言耳

與侯公美

去冬十二月云去南雍今忽忽四十日矣陳公衡  
來得同門諸君子書中有足下一函略悉比來  
動止足下云上疏而中寢者三所言何事疏草  
如未焚幸錄示一通天下事雖云不可爲相機  
匡救宏益自多但一沾帶自己功名得失攻於  
中而利害迫於外不覺醜態盡露雖欲收拾噬  
臍無及矣江陵吳縣二相時諸要人皆犯此覆  
車可嘆彼諸人豈盡無良心者耶足下生平僕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畧得之場屋深以遠大相期今幸在言責惟力  
勉之更有一着子緊要事常拚外補則眼前境  
外便寬不然一塵起大地收人品立敗矣足下  
光明磊落僕所久悉所以喋喋者友朋責善無  
已之情耳幸深咏之

與同館敖嘉猷

弟蹶而復起皆出諸兄弟齒牙之力弟盡得其  
詳邇來人心叵測議論繁多須以靜定勝之敢  
服膺足下此語弟性不耐仕宦此中鷓鴣一枝













